



这是一些曾经被浙大感动过的人，留给我们令人感动的回忆。  
信手拈一篇，你都能感受到某种曾经有过温热……

# 感怀浙大

单冷编

Zhejiang University



百年求是丛书 | ◎ 总主编 徐有智

浙大  
校友

单冷编

Zhejiang University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感怀浙大 / 单冷编.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7.5

(百年求是 / 徐有智总主编)

ISBN 978-7-308-05302-0

I . 感… II . 单… III . 浙江大学—纪念文集

IV . G649.285.5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57383 号

## 感 怀 浙 大

单 冷 编

---

责任编辑 陈丽霞

封面设计 刘依群 俞亚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28)

(E-mail: zupress@mail.hz.zj.cn)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大学出版社电脑排版中心

印 刷 杭州印校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300 千

版 印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5302-0

定 价 28.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0571)88072522

# C 总序

## Collection's Foreword

浙江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人文璀璨、英才辈出的著名大学。

我是1959年进入浙江大学读书的，1964年毕业留校任教，直到1993年才离开杭州到北京工作，1995年卸任校长，在浙江大学学习、工作、生活了三十多年。可以说，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是在这里度过的，一些重要的研究工作也是在这里完成的。

我对浙江大学怀有深厚的感情，更热爱这所学校所拥有的优良求是校风。每次我回到杭州，只要有时间，我都会回到学校，到当年学习、工作过的地方走走看看。每当这时，我仿佛又回到了自己记忆中熟悉的岁月。

一所大学的声誉，源自于它所拥有的深厚文化底蕴和优良的办学传统，也要靠它所培养的学生来充分体现它的社会价值。

从求是书院创办到今日浙江大学的一百多年办学历史中，浙江大学名师荟萃、大家云集，曾经拥有像蒋梦麟、邵裴子、竺可桢、马寅初、刘丹、钱三强等等这样杰出的校长、教育家。尤其是竺可桢校长，对浙江大学的贡献甚巨，在长达十三年的长校中，以其坚强的毅力、超凡的学识和卓越的教

育思想，带领浙江大学在艰难困苦的西迁办学中崛起，成为“当时中国最好的四个大学之一”。他的教育理念和办学实践至今仍是浙江大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源泉。同样，在浙江大学的理、工、农、医、人文社科等诸多学科领域中，都拥有一批著名的专家学者，如马叙伦、马一浮、沈尹默、苏步青、王淦昌、夏承焘、贝时璋、张其昀、谈家桢、卢鹤绂等等，都可谓是开创学科、自成一家、独领风骚的名师大家。在浙江大学培养的众多毕业生中，既有像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陈独秀，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夏衍，我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邵飘萍，著名的画家、敦煌学家常书鸿等等这样的文化名人；也有像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中国抗生素研究第一人汪猷，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叶笃正，“两弹一星”的功勋赵九章、程开甲等等这样的科学巨匠。在浙江大学任教和就学的师生中，有160余人当选为两院院士，这在中国大学中是很少见的。正是由于他们的杰出工作和对社会的独特贡献，使浙江大学声名远播，也使浙江大学在中国近现代科技教育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迹。

在浙江大学这块深厚的地上，不仅哺育了众多的文化名人和科学大师，也在它百年办学中形成了堪称典范的求是精神。“求是”是浙大的校训，也是一代又一代浙大学人百年不懈的追求和实践。

所谓“求是”，就是“求真、求善、求美”。求是精神就是革命精神、科学精神、奋斗精神、牺牲精神和开拓精神。实事求是、严谨踏实、奋发进取、开拓创新是求是精神的应有之义，也是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技术科学发展的本质要求，是一切科学工作者、一切学人的共同追求和理想。

竺可桢老校长是大力倡导和身体力行求是精神的典范。他在1941年发表的《科学之方法与精神》演讲一文中对近代科学与求是精神做过很好的阐述。他说：“近代科学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探求真理。科学方法可以随时随地而改变，这科学的目标，蕲求真理，也就是科学的精神，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他认为，“科学家应取的态度应该是：（一）不盲从，不附和，一切以理智为依据，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二）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三）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之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今天重读竺可桢老校长写于六十多年前的这些话，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正是这种求是精神,使浙江大学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办学中,从创建、变革、崛起到发展的过程中,显示出其坚忍不拔的精神气质,生生不息的顽强生命力,使其在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历史关头始终走在前列,引领潮流。求是精神之所以伴随着浙江大学的百年风雨而历久弥新、发扬光大,是因为它凝聚着几代求是学人为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不懈追求与崇高理想,也传承了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为强国富民而奋斗和振兴的历史传统,它蕴含着求真创新和为科学牺牲的精神。

从这个意义上说,浙江大学的百年沧桑,是中华民族从饱受屈辱中崛起的近代奋斗史的一个缩影,浙江大学的百年成就,体现了中国高等教育事业步入现代发展和中华民族实现“科教兴国”的伟大宏愿。

今年5月,浙江大学将迎来110周年华诞。在此时出版“百年求是”丛书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这套丛书以传承求是文化,展示办学成就,提炼浙大精神,开拓浙大未来为宗旨,采用一书一题的撰述形式,力求从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角度,多层次、多视角地介绍这所学校的历史、现状、传统、特色及其办校、治学、育人等方面的经验和成就,举凡名师大家、校园纪胜、学府精品、西迁史话、经典学科、名家名作、校友回忆、媒体记录等等,均在记述和收录之中,这对于很好地总结和回顾浙江大学一个多世纪的办学经验,梳理浙大的发展脉络,提升浙大的文化内涵,传承求是创新精神,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开拓性工作。

“百年求是”系列丛书第一辑9种书,书目和内容我都看了,也翻了几本,觉得编得很好,很生动。这里有我所熟悉的人和事,也有我所不熟知的人和事,特别是浙大的一些前辈先贤,像竺可桢老校长,我无缘聆听他们的教诲,然而看了他们的事迹,令我十分感动。追今抚昔,饮水思源,浙大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和作为,我想很大程度上是这些前辈先贤打下的扎实基础,也是一代又一代浙大学人坚忍不拔、艰苦奋斗、呕心沥血所铸成的。他们是浙大的光荣和骄傲,也是国家和民族的光荣和骄傲。在他们身上,承载着浙大不同时期的求是血脉,也凝聚着他们对国家、对民族、对母校的赤子之情。你可以感受到中国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的崇高情怀。这是一部鲜活的浙大历史，对我们广大师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知校、爱校、荣校教育是一个很好的教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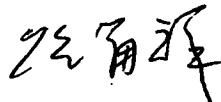
百年浙大，史料浩如烟海，典藏富如宝库。我希望能把这件有意义的工作继续做下去，做得更好。通过深入发掘，精析历史，彰显前人，激励后学，出版更多更好的精品，以彰显浙大百年成就，回报社会。

“求是系治学之本，创新乃科技之源。”值此浙江大学 110 周年华诞之际，殷切希望浙江大学广大师生高瞻远瞩、求是创新、永不怠懈、永不自满、与时俱进、开拓奋进，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更大的贡献。

是为序。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中国科学院院长  
(1988年至1995年任浙江大学校长)

2007 年 5 月



# F序 oreword

001

百年浙大，历史悠久，人文璀璨，名家辈出。为迎接母校建校 110 周年，为表达校友们对母校的挚爱，我从 2006 年暑假开始着手编《感怀浙大》这本书。因为要求找寻相关文章，使我有了一段与平常的不一样的日子。每天，我一篇又一篇地读着，在其中难定取舍。我手中拿着线，这是浙大出版社给我的，让我用它把我能搜寻到的宝石串起来。我拾起这颗又舍不得放下那颗，因为在在我眼里，每一颗，都有独特的美丽。

在这拾起放下的过程中，让我这体味到了，并且不会淡去的，或者说是我要记住的，是一种不由自主会被包裹进去的“情感”，就像是一钵很厚很厚的浓汤——原料的精华，加之时间的温火而调制出的浓汤，它的香，慢慢地、慢慢地弥漫在空气中，让你在呼吸间，就品味到了，却再也分不清，究竟是什么，造就这样的“香”。

作为《百年求是》系列丛书中的一本，《感怀浙大》收录的是以第一人称记述的浙大曾经的人和浙大曾经的事。它们的作者有的曾在浙大工作，有的曾在浙大学习，有的早就

序

离开了浙大，有的一直在浙大工作。这些饱含深厚情感的文章有浙大校友们回忆在母校学习生活的一点一滴，他们写下了在浙大求学期间“最难忘的老师”、“最称赞的课程”、“最留恋的地方”和“我在浙大的那些故事”等；也有为国家、为浙大做出卓越贡献的浙大名师竺可桢、苏步青、王国松、费巩的子女们回忆他们眼中的父亲，一幕幕往事在撰写的过程中浮现。

竺安先生在“回忆父亲竺可桢”中云：“与父亲相处的时间实在不算长，而他又工作繁忙，日理万机，教诲我或带我去玩的机会真如麟角凤毛般稀少。”“父亲为了学校的前途和全体员工的安全奔波在乡间小道上，牺牲了与家人共叙天伦的时光。而父亲出门时那小巷中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夜和偶尔的电光照耀下父亲撑着布伞迅步前行的身影，是我一生中脑海里从未忘却的形象。”其文字字寄思，句句真情，读来使人感动而恻然。

张涌泉教授在“难忘导师情”中写到：“随着时间的推移，（郭在贻）先生的病情不断恶化，身体也是日渐虚弱。但先生仍念念不忘他的科研工作，不忘他的学生。先生挂帅的‘敦煌语言文字研究’被列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先生说他出院后要召集有关人员开个会，争取尽早完成；……最使先生难以忘怀的，是他和我们合作撰著的‘敦煌学三书’。当B超检查显示先生得肝癌的那天下午，先生忍受着精神上的巨大痛苦，给我和黄征写了一封遗书，希望我们努力完成‘敦煌学三书’的撰著工作，争取把三本书出齐。”哲人已逝，风范犹存。这些文字足见郭在贻先生之品格精神，他为浙大古汉语学科的发展可谓是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奋斗了一生。

提到“最难忘的地方”，校友们纷纷用文字表达了他们对学校的眷恋之情，期待能重回校园，重温象牙塔的美好时光。张浚生老书记在“半个世纪的浙大心路”中写道：“离开浙大后，只要有空我还经常回浙大来看一看，每次回来，我都要特别看一看玉泉门口那颗雪松。”钱之江在“三代人的浙大情节”中说道：“（父亲）望着（浙大之江校区）校园中央山坡上的钟楼和远处的钱塘江，‘这里的环境真好，景色如画，’眷恋之情溢于言表。”

浙大人还拿起笔，讲述他们在浙大生活中最难以忘怀的故事。

例如，“文革”期间浙大学生保卫文化古迹杭州灵隐寺的故事。“在对待‘名胜古迹是否属于四旧’这个问题上，浙江大学的学子们比其他院校的学生们多了几分冷静和思考。”“换岗下来的胡庆国、徐景崧、王定吾等同学，回到学校顾不上休息，连忙筹划向杭州市民散发保护灵隐寺历史文物古迹的《告全市人民书》的事宜。《告全市人民书》的文稿由胡庆国同学起草，通篇文稿文字激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慷慨激昂，充分表达了莘莘学子爱护祖国历史文物的拳拳之心。”

读着这些文章的时候，我不由地想，对事实朴素的记述，是最精彩的，胜过一切华美的词藻。我是一个日常工作经常要写文章的人，但在编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所谓“文笔”，在史实面前，真的是很苍白。写下这些文章的人们，他们经历了并且各自从不同角度用心用笔记录了生命中的这些人和事，而这些人和事，组成了浙江大学的历史。我们今天所有的想到“浙江大学”就会产生的一切的情感，都是由这些人和事组成的。他们讲述的，写下的，或是亲身经历，或是亲眼所见，还有“人”“事”之外留给作者的挥之不去的感受。这都是不能用“文笔”两个字来描述的文章。在一个个看似孤立的回忆文章中，却演绎着并不孤立的逻辑推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文章既是浙大人的真情感悟，又是珍贵的史料，足可反映一所大学曾经的人和事，并映射出浙江大学独特的文化——求是精神的传承，从中我们也看到了浙江大学未来的发展和希望。

编 者

2007年5月

序

# 《百年求是》编辑委员会

总顾问: 潘云鹤 张 曜

主任: 王玉芝 来茂德

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李曙白 吴永志 何亚平 沈文华 沈满洪

张美凤 单 泠 费英勤 徐有智 傅 强

曾建林 楼含松



# C 目录 Contents

## 浙大的人

校园遇知音	常书鸿	/ 003
钱琢如先生的数学史课与诗词	张素诚	/ 007
体育主任舒鸿老师与浙大的“坦克部队”	虞承藻	/ 011
王淦昌先生和浙大物理系	许良英	/ 018
怀念胡刚复老师	解俊民	/ 027
晓沧先生和芳野	朱兆祥	/ 035
忆浙大永兴分校主任储润科教授	杨竹亭	/ 049
“老树发新芽”		
——苏步青先生与浙大数学系	董光昌	/ 054
名师片断三则	徐义亨	/ 057
难忘导师情		
——怀念业师郭在贻先生	张涌泉	/ 062
言传身教 恩重如山		
——忆老学长徐僖院士和冯新德院士	郑 强	/ 070
清风留古道 春雨忆初阳		
——怀念朔方师	楼舍松	/ 074
回忆父亲竺可桢	竺 安	/ 080
我的爸爸苏步青	苏德晶	/ 086
回忆父亲王国松先生在遵义的岁月	王筱雯	/ 093

001

目

录

## 父亲是我们心中不朽的丰碑

——费巩子女回忆录 … 郑旭萍 徐静休 姚晓玉 / 104

- 忆马校长二三事 ..... 王国松 / 107  
老校长与新浙大 ..... 魏益华 / 110  
怀念我的老师王季午先生 ..... 陈宜张 / 116  
深深的怀念

- 回忆和朱祖祥院士一起的几件往事 ... 唐耀先 / 121  
我所认识的陈立先生 ..... 缪进鸿 / 127  
半个世纪的浙大心路 ..... 张浚生 / 140

## 浙大的事

难忘的岁月 ..... 谈家桢 / 151

## “黑白”，我们的摇篮

- 回忆浙大黑白文艺社 ..... 周微林 / 156  
宜山·遵义·湄潭 ..... 黄宗甄 / 163  
沙村一年 ..... 过兴先 / 168  
怀念浙大史地系

- 十二年生活、学习与工作的回忆 ..... 陈述彭 / 172  
芳野与浙大龙泉分校 ..... 毛昭晰 / 179  
抗战时期的浙大学生 ..... 阚家冀 / 191  
在浙江大学的日子(1941—1945) ..... 熊光迪 / 198  
六十年后说东归

- 1946年浙大由贵州复员杭州纪事 ..... 幸必达 / 208  
浙大医学院旧事 ..... 王纯香 柯士钫 徐英含 / 214  
半个世纪的回忆 ..... 杨竞衡 / 218  
铺路石 ..... 钟肇桓 / 222  
难忘浙大 感激浙大 ..... 林乾良 / 226  
与“化自”一起成长 ..... 王骥程 / 230  
保卫灵隐寺 ..... 马大观 / 237  
不花国家一分钱的两段育秧研究 ..... 王兆骞 / 247  
《化工自动化》一书编写中的故事 ..... 沈振闻 / 253  
路，始于浙大 ..... 吴 越 / 256  
三代人的浙大情结 ..... 钱之江 / 261

# 浙大的人

Z H E D A Y U

D E

R

E

N





# 校园遇知音

常书鸿\*

童年的嬉笑、玩耍是让人留恋的，尽管那时已家道中衰，但读书识字，望子成龙，仍然是母亲心中不可排遣的意愿。刚刚八岁，我就被送进了亲戚办的梅青书院（私塾）学习。我的启蒙学校是杭州涌金门内运河下的时敏小学，校长姓章，是一个对学生非常严厉的教书先生。

我拜师那一天，母亲带着我去学校，我记得当时母亲还给我拿了一包香烛。虽然封建王朝打倒了，但当时的小学课堂中央还挂着一个小木龛，里面有一个“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入学仪式是：先点燃了香和一对蜡烛，对牌位行三个鞠躬礼，再转过来对校长三鞠躬。行毕礼节，校长指定了我坐的位置，这便是入学了。在此之前，因为我已上过私塾，所以进学校后就插班在初小三年级，一年之后就进入惠兰高等小学上五年级。

在高小，结识了一个名叫陈永安的同学，他比我大几岁，不



常书鸿(1927年)

\* 常书鸿，著名的画家、敦煌艺术研究家。1918年考入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浙江大学前身）读书。本文选自《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一书，浙江大学出版社1994版。

单功课好,而且能画中国山水画。我因为从小就跟着三叔学画画,故此,我俩志趣相投,很合得来。

我喜欢画画,但不像芥子园画谱那样,用圆圈画梅花,写个字当竹叶,我不理解这种表达方法,我喜欢能够表现人物光暗的西洋水彩和油画,但不懂水墨画。我跟陈永安画了一段时间国画后,感到国画太抽象,不写实。所以后来就自己找《东方杂志》上印出的彩色泰西名画来学,觉得还有趣味。有人劝我考上海美专,但父亲不肯,说:“你画画不能当饭吃,家里这许多人口,生活这样困难,怎么办?”我想了一想也确是如此。

我在高小毕业后(大约在1918年),父亲强调要我投考工业学校。我在犹豫不决时,忽然听说中学的一个教员要去考留法勤工俭学,那时我才十五岁,怀着一种好胜的心情,悄悄地向老师问明报名的种种办法,便背着父母报上了名。但这次因为不会法文没有被录取,不得已,我只好遵照父亲的旨意投考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的电机科。虽然被录取了,但因为数学考试成绩不好,第二个学期我根据自己的意愿,改选了染织科,因为在染织科里,有染织图案和染色等科,总算还有一点绘画造型的意趣。

当我转到染织科的时候,碰到一个和我意趣相同的同学,他的名字叫沈西苓,是沈兹九先生的弟弟。他的父亲是浙江规模最大的伟成丝织公司的负责人之一。当时沈兹九先生已在日本帝国美术大学留学,沈西苓也是非常喜欢绘画的,但他父亲为了让儿子继承父业,一定要他学染织,这样一来我们俩在染织科成了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我们常常去看染织图案,对好看的各种染色绸布,进行研究、讨论。我们从染织图案的纹样造型和色彩联系到西洋画坛上的各种流派,从绸布浸染的色彩变化,议论到当时法国印象主义画家高更在塔伊底土人服装色彩的启发下创造的象征主义画派。我们还悄悄地参加了由名画家丰子恺、周天初等人组织的西湖画会,这个画会里有不少青年学生和业余美术工作者。我们每逢星期日或假日一同到西子湖畔去写生,孤山的红梅与平湖秋月的莲花,都是我们画笔写生的对象。我们还把写生作品放在茶馆或饭店陈列展览,听取意见,互相批评,以资改进。我特别爱好人物,从各种画刊杂志中搜集国内外名家的彩色画片,在家临摹。为了减轻日渐衰败的家庭的负担,我还抽出时间用木炭画像。

1923年,我们已学完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的课程。按照这个学校的制度,每年要收留各专业成绩优秀的毕业生在学校里做教学工作。在毕业典礼上,我被宣布留在母校,担任染织科纹工场管理和预科的美术教员。沈西苓则由他父亲决定去日本自费留学,在离别前我们依依不舍,希望能够共同再走上新的学习岗位。尽管西苓和他父亲愿意资助我去日本学习,但由于我家庭困